

## 寻找传家宝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瑰宝。今年59岁的刺红喜是省级非遗保护项目麟游木偶戏的唯一传承人，他珍藏了两件磨白的、距今约百年的木偶戏服。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师父留下来的“传家宝”，也“诉说”着木偶戏艺人守住这门手艺的传承之志。

## 因戏服而坚定戏路

刺红喜出生于麟游县招贤镇高庄村，小时候，活泼好学的他就喜欢听戏，常常跟着家人去看戏，各类木偶戏他看了不少，即使再复杂的戏曲唱腔，他只需多听两遍，就能唱出来。1979年，初中毕业的他进入麟游县文化馆木偶剧团拜师学艺。“把兴趣爱好变成一项事业，我当时感觉自己非常荣幸，下定决心好好学。”刺红喜说，自己的第一任师父是比他大44岁的汤炳协，因为这样的年龄差距，汤老师格外疼爱他，除了日常传授技巧、指导练功外，汤炳协还将自己每月的那点微薄工资用来买一些木偶戏相关书籍，送给刺红喜研读。

刺红喜回忆道，师父像他的父亲一样，关心爱护着他。“我那时候聪明机

敏，舞台上的吹胡子瞪眼睛、撩袍、甩袖等动作，我都做得灵动巧妙，台下也是掌声不断，师父为了奖励我，总是要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塞到我手里。”

刺红喜向记者谈到，自己之所以珍藏戏服，背后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这两件木偶戏服，是师父最喜爱的武生木偶角色的戏服，据说是师父的师父留下来的，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有一次，我嫌练功太累，发了脾气，嚷着要去乐队，还将这两个身着戏服的木偶推倒。师父一下子急了，但他还是忍了忍，收回了伸向我的巴掌，他轻轻扶起木偶，低声哀叹，你还年轻。”刺红喜说到这里，眼圈有点发红，他揉了揉眼睛，继续说，后来，他主动找师父认错，师父告诉他，早期，麟游老一辈人挑着木偶表演，是为了祈

## 百年木偶戏服里的传承梦

本报记者 罗琴

求平安、迎祥纳福、祭祖，后来，一步步演变成“泥头戏”，也就是现在的木偶戏。“咱们这里山高路远，群众休闲娱乐的方式少，大家最喜爱的就是木偶戏，你这么有天赋，不好



刺红喜展示百年木偶戏服

好学下去，将来咱们这个戏没人再会演了，该是多大的悲哀！而且一台戏之所以精彩，武生功不可没，所以，我对武生有更加独特的情感。”汤炳协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刺红喜的脸上，他只觉脸火辣辣的，内心充满了懊悔。

刺红喜告诉记者，师父后来因病去世，去世前，特意将他最喜爱的两件武生的衣服留给了刺红喜，并且叮咛他，踏踏实实地把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 在传承中发光发热

麟游木偶戏中的木偶雕刻精巧，表演技艺潇洒自如，是关中戏苑中的一朵奇葩。

“凡是人能做到的动作，我挑动小木偶都能做出来。”刺红喜说，麟游木偶最大的特点是内操纵。木偶戏操纵杆是3根，3根棍可以使木偶的动作更丰富，但同时也加大了操作的难度。麟游木偶戏的木偶操纵杆藏在木偶衣服里面，观众看不到，木偶的

动作变得更加细腻真实，不像外操控木偶表演时，让观众感觉像在看皮影戏一样。

刺红喜告诉记者，为了提高技艺，他每次练功最少要两个小时。“表演木偶戏首先要有基本的舞台功力，唱、念、做、打的基本功不能比一般的戏剧演员差。”刺红喜介绍，学会了唱戏还要学习操纵木偶，一招一式都要百般苦练。木偶戏演出时，演员常常集演、奏、挑、唱等技艺于一身，表演时，操纵木偶的演员身段步伐都要与大戏完全一致。木偶舞枪弄棒，撩袍挥袖，动作灵活，栩栩如生，表演精彩处，人偶合一，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传统的大戏表演。“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我表演起木偶戏代表剧目《十大案》《张义卖桃》《打镇台》等，都已经得心应手了。”刺红喜说。

近年来，作为这项非遗项目的省级传承人，刺红喜履行传承人职责，精心传授表演技艺，先后开展木偶戏展演、木偶戏进校园、项目宣传1980多场次，培训学员30000余人。他说，活到老就要学到老。2020年以来，他先后参加陕西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专干培训班”、全省群众文艺创作提升班和宝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培训学习，2021年被授予省级百姓学习之星称号。他说：“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要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 村子的故事

石家滩村：

## 把村庄文化讲出活力

毛丽娜



石家滩通石梁党史学习教育基地一隅

深秋的石家滩层峦叠嶂，秋色宜人。田间柴胡苗一片碧绿，山峦间的松柏傲骨雄姿，道路两旁的白皮松随风摇曳，招呼着远道而来的人……石家滩村坐落于陈仓区西部山区的拓石镇，陇海铁路穿村而过。2018年，石家滩村与孟家塬村合并，现名孟家塬村，有村民400户，1600多人。这片土地上有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故事，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石家滩人利用这些资源，大力开发红色文化旅游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致富门路，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 一段绵延90载的鱼水情

“当年，我父亲石良宝不顾艰险，带着红军从通石梁上翻山越岭，冲出追兵包围圈。”11月1日，石家滩人石玉财对笔者说。

“这就是红军战士曾短暂休息吃饭的房屋，到现在仍保存完好。”91岁的村民石德代指着村西头的几间土坯房说。石德代回忆，90年前，“两当兵变”发生，习仲勋等人带领红军渡河北

上，途经石家滩。石家滩村民在屋里生火让战士们取暖，并熬了满满一锅浓稠的苞谷糝为战士们充饥，并帮助队伍继续北进。村民石良宝带着红军从通石梁上翻山越岭，最终冲出追兵的包围圈。

“这段军民鱼水情的故事，被石家滩几代人口口相传。父亲和爷爷为我取名石红代，就是要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提起那段鲜为人知的红军故事，孟家塬村党支部书记石红代动情地说。

石家滩村原党支部书记欧世雄说，2019年，村上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并发动党员干部及群众捐资捐物，修建了通石梁长达十里的“红军路”。顺着欧世雄指的方向，远眺这条“红军路”，路窄坡陡，呈Z字形。走在这条路上，回顾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如今，新建成的通石梁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参观，红军行军步道、主题游园、巨

幅壁画等让人流连忘返。“来我们村旅游观光、接受红色教育的游客越来越多，村里也热闹了起来。”石红代笑着说。

## 一个传递耕读之风的碾盘

石家滩不仅有红色故事，还有一段和碾盘有关的村风故事。在石家滩村广场一棵百年黄连树下，放着一个古老的碾盘和石质井口，被石家滩人祖辈守护着。

只见这个碾盘直径约两米，盘面上纹路清晰可见，侧面略有磨损，走近碾盘细看，发现碾盘边沿上刻着“金、银、才、宝、玉”等文字。石井口放在碾盘的不远处。

这个碾盘与井口背后有什么故事？石德代讲：“这个碾盘和井口，与清朝五个秀才兄弟有关。过去，石家滩村耕读之风甚浓，尤其是清乾隆年间，村上石姓人家有五个亲兄弟，皆为秀才。其中四个弟弟考中秀才，大哥与父母辛苦劳作，供养四个弟弟读书，后来大哥也被当地府衙授予秀才功名。这五兄弟为感谢乡亲们的培育之恩，便为村里打造了一套石碾盘和一口水井。”

拓石镇乡村振兴办公

室主任欧世雄指着碾盘说，清乾隆十八年，石家滩石氏五兄弟为同科秀才，五人属“成”字辈，分别名为“成金”“成银”“成才”“成宝”和“成玉”。当地府衙授予秀才功名后，还在村口的碾盘上刻下石氏五兄弟的字号，以示赞扬和留念。拓石镇已将“五秀才碾盘”的故事，纳入乡村家风家训教育，五秀



石家滩村广场的老碾盘

才碾盘与井口的故事也成为乡间一桩美谈。

今年国庆节当天，村上举行了石家滩五秀才石碑揭牌仪式，将五秀才的故事刻于石碑上，鼓励村民传承尊文重教的良好家风。欧世雄说，石家滩人非常重视教育，祖辈传下来的耕读之风不能忘。他列举了一组数字，自2015年以来，村上坚持每年暑期

开展优秀学子表彰大会，学子们发奋读书，每年都有不少人考上大学。2022年，村上就有9名学子考上大学，是全镇考上大学人数最多的村子。

## 一条饱经风霜的村庄古道

时值深秋，笔者站在石家滩村口的牛北公路上，往上看，如削的峭壁呈压顶之

名为卧虎崖，自古以来便是易守难攻之地。在漆树崖距河面两米多高的地方，能看到开凿的孔洞，这就是板桥栈道的栈孔。据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岁孝介绍，他曾来此考察并发表过文章。笔者在王岁孝的文章中读到，板桥栈道的栈孔共有23处，由西北到东北，在漆树崖上呈半圆形分布，跨度30余米。

“因石家滩过去地处战略要地，从古至今，这里一直是东西沟通的交通要道，因此村民一直很注重保护栈道。在栈道遗址旁的崖边，能看到一处半天然半人工的浅石窟，石窟顶部有被火熏过的痕迹。这处石窟便是古时修栈道及守护栈道时遮风避雨的场所。”石玉财说，新中国成立后，村上在栈道上方修起了更加宽阔平坦、安全便捷的道路，这条栈道就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千百年来，石家滩默默地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田一地、一山一石。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孟家塬村通过旅游+产业、红色文化+产业旅游的发展模式，正朝着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新农村目标奋进。